

楔子

「請問這房子的主人在嗎？」

那是一棟綠色建築，橢圓屋頂由多面六角形太陽能板組合而成，從空中俯瞰有如會發光的龜殼。

龜殼棲息在湖畔附近小山丘的正中央，山丘呈橢圓形，西門千秋說這裡就是「龜穴」，對西門家族而言，這是一塊必須要拿到手的寶地。

西門家族的人都很低調，但是西門氏一脈承襲祖先獨特的美貌，無論男女都有著陰柔飄逸的美感，一眼難忘。

西門千秋是西門氏第三十三代嫡系長子，年紀輕輕就已經是風水地理學界的風雲人物，各界爭相邀請的對象，更有投資客捧著大把銀子上門巴結他。

傳聞只要他金口一開，荒地也變聚寶盆，連他多看一眼的土地，他嘴角一揚，那塊地轉眼水漲船高，有錢也買不到。

所謂名人，也有名人的困擾。

曾經西門千秋看中一塊地，地主一聽到是西門千秋看中的，給他再多錢，他都不肯賣了。

後來西門千秋又看中一塊地，指派祕書暗中進行，不知在哪走漏風聲，隔日土地已經易主。

現在，西門千秋看中蓋有綠色建築的這塊地，那是西門千秋不擇手段都要拿到手的寶地。

所以，西門草兒來到湖畔旁的山丘上，踏進綠色建築的開放式庭園裡，低頭看著躺在草皮上的男人。

午後陽光柔媚，柔軟的綠色草皮睡起來很舒適。

西門草兒羨慕這個享受著悠閒時光的男人……

「什麼事？」手當枕，大地為床，斗笠蓋在臉上遮陽，正在做日光浴的男人有著壯碩的體格，高大的身材，粗啞的聲音像沙子磨過，帶著濃重的鼻音，聽起來像嚴重感冒，看來他就是主人。

「房子，蓋得很漂亮。」西門草兒抬頭望著龜殼屋，由衷說道。

「……謝謝。還有事嗎？」男人耳朵一動，入耳聲音清淡軟柔，語調徐緩如拖車，但是……不可能。男人不為所動，遮陽的斗笠依然蓋在臉上。

「以前有句話說『女追男，隔層紗』，不知道這時代是否管用？我叫西門草兒，我想成為這房子的女主人，你願意娶我嗎？」她的聲音雲淡風輕的，帶點俏皮的味。

雖然西門草兒內心是認真的，不過正常男人是不會把一個陌生女人的求婚當真，她也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

西門草兒只是想讓這個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男人拿下斗笠，所以開了一個玩笑，相信他能聽得出來她只是很喜歡這棟房子。

「西門草兒……妳想再嫁給我一次的話，我會認真考慮是否再娶妳一次。」男人以為他聽錯了，拿下斗笠一看，他眯起了眼。

他不是別人，竟是因為和她離婚而背上「現代陳世美」罵名的西門草兒的前夫——「東方……潦！」

西門草兒和東方潦三年前離婚，從此成陌路人。

東方潦看見前妻，眼底依然存著十年前初識西門草兒的光芒，只是當時著迷於她、為濃烈愛情而發光的眼神，如今變得凌厲而複雜。

東方潦屈膝從草皮坐起來，他昂著下巴抬著臉凝視她，暖陽刺眼，他眼神一閃，只見西門草兒喊出他的名字後緩緩倒退一步，轉身……就跑！

「西門草兒——」

第一章

有一種花叫辛夷花，有一所大學叫辛夷大學。

有一根草不是草，有一種美味叫苦味。

西方有極樂，西門有草兒。

辛夷心儀西門草兒。

不知道是誰編的？這幾年很流行，所以新生踏進校園都曉得學校西邊巷子走到底有一間賣早午餐的家庭料理叫「苦味廚房」。

叮咚——

辛夷大學位在中部的辛夷市，靠近市區外圍，房屋與農地交錯形成小社區，苦味廚房就在其中。

東方潦抄在紙上的地址甚至派不上用場就找到了。

苦奶奶經營的苦味廚房，沒有菜單，只有濃濃人情味，苦奶奶煮什麼大家吃什麼，一張張圓桌就像家裡的餐桌，新鮮食材取自附近的農田、雞舍，苦奶奶不只滿足大夥兒的胃口，照顧客人的健康，憑學生證還有打折優待，連學生的荷包都顧到了，所以才會說「有一種美味叫苦味」。

這是東方潦聽說來的。

叮咚——

天色早已昏暗，街燈亮起，一截木頭直立在門外，木頭上刻著「苦味廚房」。

這裡就是他未來四年的「宿舍」……東方潦站在大門口，望著裡頭兩層樓L型建築的木造房屋，房子挺大的，庭院很寬，看起來住三代同堂都沒問題，不過這裡只住了苦奶奶和孫女兩人，這也是東方潦被叔叔拜託大學四年到此寄宿的原因。

叮咚——

而這個原因的「源頭」讓東方潦很困擾，看在可以省下大學四年的食宿費用，他才硬著頭皮答應叔叔。

但是東方潦還是一拖再拖，拖到都開學了，拖到不能再拖，才打包行李來到「宿舍」前。

叮咚——

源頭，就是那根草……

「那『有一根草不是草』是什麼意思？」所謂新生，就是什麼都不懂所以才叫新生。

「因為草非草，草是人。」

「不對、不對，應該說草非草，草如花。」

辛夷大學的校花是辛夷花，校園裡種滿辛夷樹，每到春天就開花，辛夷花花語是友情。新生不懂的地方，一群學長熱心解惑。

「都對、都對啦，總歸就是說，往學校的西邊方向走去，那裡是極樂世界，有苦奶奶鐵鍋裡的美味，還有西門草兒的絕世銷魂味，那真是能看到一眼就心花朵朵開的大美人兒啊！」

叮——咚——

苦味廚房的竹籬笆只有東方濤一雙長腿的高度，兩片木門像裝飾用的風吹就開，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一根草出落得婷婷玉立比花還嬌，苦奶奶年紀愈來愈大，恐怕守不住這朵花，這就是東方濤被拜託來寄宿的原因。

但是東方濤只比西門草兒小一歲，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苦奶奶沒見過本人，憑什麼相信東方濤對美女免疫，保證他四年都不會對西門草兒拿出男兒本「色」來，化身成一匹狼？

理由，是東方濤活了十八年難以啟齒的苦惱，也是東方濤這輩子最大的弱點……
叮咚、叮咚。

在外頭按老半天門鈴沒人出來應門，裡頭黑漆漆沒半盞燈，看起來人都不在，但是……為什麼門是開的？

東方濤看到裡面門開著，才背著行李走進去。

「有人在嗎？我是東方銘人的姪子，我……」

外面有路燈，東方濤進到屋裡一片漆黑，眼睛還來不及適應黑暗，突然胸口觸到一隻手……又或者說有一隻手摸到他的胸膛。

東方濤停下腳步，但是那隻手並沒有放下來，依然停留在他胸膛上，還慢慢地往上爬……

這個人動作很慢，慢到東方濤很有時間想，這個家裡只有兩個人，老人家和女孩子家，會動作這麼慢的應該是苦奶奶，而且他聞不到女孩子的香味。

老人家眼睛不好，動作緩慢，可能是怕跌倒，把他當成柱子攀著了。

「請問是電源壞了嗎？」東方濤想去看總開關，但得先知道問題出在哪。

摸在他胸口的手以蝸牛爬藤的速度緩慢爬到他脖子上，又慢慢地繞到他頸後，始終沒有出聲。

東方濤思緒停格了好幾回，感覺很不自在，又怕老人家跌倒，只好站著不動。

當東方濤發現對方抱住他的脖子，還把身子貼上來，驚覺非常不對勁時，突然有兩團肉擠在他胸膛，然後……

嘴唇傳來濕熱柔軟的觸感和一股甜甜的梅子酒味時——

活了十八年的東方濤初吻就這麼沒了！

啪——

燈亮了。

「好慢，你的歡迎派對……的梅子酒，我都喝光了，抱歉哦。」西門草兒帶著三分醉意掛在東方濼身上，仰頭望著他露齒笑。

東方濼來不及把她看清楚，光是聽到她那慵懶嬌柔的女孩子聲音，他就已經雙眼暴凸佈滿血絲，全身青筋怒暴，狂喝一聲，急甩燙手山芋般把「一根草」當草甩出去！

「草兒！」

不誇張，苦奶奶喊叫時，西門草兒已經被東方濼的蠻力摔出去貼在牆上，撞得眼冒金星從牆壁滑下來。

「呸……呸呸呸……」東方濼像沾了病毒似的猛擦嘴唇，一連串的怒罵在嘴裡，所謂「憐香惜玉」四個大字在東方濼的字典裡找不出來。

東方濼這輩子最大的弱點，就是女人香、女人味和女人的柔聲細語，只要女人貼近他，他就渾身不對勁，被女人欺上來，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甩出去。

結合以上三種特質的女人對男人而言是夢寐以求，對東方濼而言是惡夢連連，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大怪物」。

還好是木造房屋，不是磚塊蓋的水泥牆，西門草兒才有命活，但她還是痛得爬不起來直接倚靠在牆邊坐。

「欸……奶奶，妳看他，東方叔叔說得不誇張，他把女生當怪物看呢。」指著東方濼的反應，西門草兒嗤嗤笑。

「我看妳頭殼摔壞了，從剛才就叫妳去洗澡不去洗，全身髒兮兮都是汗臭味，頭髮還黏著泥巴，哪裡像個女孩子？」客廳很大，西門草兒摔得很遠，所以苦奶奶急忙把孫女拉起來，看看她摔傷了哪兒。

「我洗澡很慢嘛。」西門草兒可以在浴室裡泡一個晚上，常常洗澡洗到一半睡著了。

「哪兒疼？」苦奶奶想找有沒有傷口，可她渾身都是乾泥巴和草屑，就算有瘀青也看不出來。

「……全身都疼。」西門草兒想了想，說不出哪裡特別疼，就是全身疼。

「都能動嗎？」苦奶奶叫她動動四肢，轉轉脖子，看她筋骨軟，全身都能動沒傷到骨頭，這才搖頭嘆氣，「唉，只是叫妳碰他一下，妳怎麼吻他呢！」

苦奶奶怪自己孫女自作自受。

「奶奶說要給他驚喜，歡迎他加入我們的生活，這樣不是很驚喜嗎……呵呵。」

「妳酒喝多了。」苦奶奶等不到東方濼，煮好飯就先去洗澡，哪知道她洗個澡出來，西門草兒已經把她準備的梅子酒喝光了。

「嘻嘻，奶奶釀的梅子酒最好喝了。」西門草兒臉紅撲撲的，打了個酒隔。

「妳這酒鬼，那些酒我是幫阿濼準備的。」苦奶奶這才想起被她晾在一旁的客人，拉著孫女過來賠不是，「抱歉啊，阿濼，草兒她一喝酒就亂來，嚇到你了吧？」東方濼長得很高，低頭瞪著「草非草，草是人，草如花」，傳言中人比花嬌，能看到一眼就心花朵朵開的絕世大美人西門草兒——

穿著阿嬤花襯衫和寬鬆七分褲，頭髮折兩折用橡皮圈隨意網在頭頂上，髮絲黏著

草屑、泥巴和汗水，臉上還有乾掉的泥土，整個人又髒又土！

怪不得黑暗中她碰觸他時，他會沒感覺，西門草兒全身上下沒一絲女人香和女人味，就只有聲音還可以，她若是沒有出聲，東方濤壓根不會把她當女人看。

「真是……百聞不如一見。」校園裡誇大的神話，讓東方濤忍不住嘲弄。

心情挺複雜的，不知道該說喜或悲，身為大眾情人的西門草兒在他眼裡還是根草，算是可喜可賀，但是東方濤他……

是個相當愛乾淨到近乎潔癖的大男生。

看到這根在泥土堆中打滾過的髒草大刺刺的杵在客廳，他立刻往後退一步，剛才被她摸到的衣服，他猛揮猛拍，好像身上沾糞便般一臉噁心。

「欸——聽說你有潔癖，坐草皮還要鋪手帕，說得不誇張呢。」西門草兒又笑了，喝了酒的她特別愛笑，也特別多話。

「我說平常客人來妳就會去洗澡，今天怎麼一直拖，原來妳故意不去洗澡是想看阿濤的反應。阿濤才第一天來，妳就想把人嚇跑嗎？真是愛捉弄人！」苦奶奶抓著孫女的手往裡面拖，把她扔進浴室裡，「洗乾淨了才准出來吃飯。」

苦奶奶生了一副嚴厲的長相，中等身材，四肢瘦長，看起來精明幹練。東方濤第一印象是老人家的動作比孫女還靈活，大概是那根草喝醉的關係吧……

寬敞的客廳沒有誇張的擺設，一組大型木桌椅，電視櫃，幾盆小樹，幾件雜物，收得還算整齊。

東方濤手指往茶几一抹，連桌面都比那根草乾淨。

「奶奶，這是嬸嬸烤的餅乾，還有叔叔種的水果，帶來給您嚐嚐。」少了那根草在場，東方濤才有機會正式跟苦奶奶問好。

「謝謝，你叔叔、嬸嬸真是客氣。」苦奶奶帶他上二樓去放行李，看過房間以後，就帶著他上餐桌。「你應該餓壞了，先過來吃飯。」

「抱歉，我不知道奶奶在等我吃飯，我來晚了，失禮了。」東方濤自小失去雙親，由叔叔、嬸嬸扶養長大，叔叔對小孩子的品格教育很重視。

「別這麼拘束，以前你叔叔也是念這裡的大學，和草兒的父親是同學，他們兩人感情好到像兄弟一樣。草兒生下來不久，她父親就過世了，隔幾年草兒母親改嫁到國外也不方便回來，這麼長時間你叔叔還是每年都會來探望我，真的很有心。阿濤，這裡只有我跟草兒兩人住，西門家也沒有往來的親戚，你以後就把這裡當自己家，自在舒服的過日子，不要客氣。」

「謝謝奶奶……」只見苦奶奶打開電鍋，幫他添了一碗熱騰騰的飯，餐桌上滿滿一桌香噴噴的美食佳餚，讓東方濤捧著一碗飯，感動到眼淚都快噴出來。

吃到苦奶奶煮的菜，東方濤腦袋裡立刻彈出一句話來——

有一種美味叫苦味！

總算神話裡有一句是實話，東方濤好讚嘆。

「奶奶，您的手藝真好，聲名遠播名不虛傳，好厲害！」東方濤豎起大拇指，眼

睛好亮，忍不住狼吞虎嚥。

「哈哈……你跟你叔叔還真像，吃慢點，小心噎著了。」苦奶奶拿碗盛了一碗湯給他。

東方潦眼裡滿滿是被美味薰出來的淚光，怪不得叔叔每年都要來一趟，這傢伙真自私，一個人跑來吃好料，也不帶他和阿博來！

東方銘人大概是怕帶兩個小孩來吃了苦奶奶的料理以後，從此不在家裡吃飯了吧？

東方潦必須老實說，住在叔叔家裡什麼都好，嬸嬸很好，他和堂弟也處得來，唯獨吃得不好——這是東方家三個男生的共同心聲。

東方銘人的老婆很愛做菜，很有自己一套做菜理念，她為了照顧家人的健康，餐餐青菜蘿蔔蔬果汁不會少，豬肉雞肉魚肉樣樣來，餐桌上擺得很豐盛，看起來很美味，放進嘴裡卻怎麼吃都不對味，虧三個男生還能長得又高又壯，大概是正餐少吃，都吃點心吧。

他嬸嬸就唯獨點心做得正常些。

東方潦連吃三大碗飯，吃得淚漣漣，心裡想到還在念高中的堂弟，忍不住愧疚起來。

他也不是沒想過有機會要帶阿博來嚐嚐，不過轉念一想，吃過天堂美味，要再回去啃草那絕對是一種煎熬，所謂苦味的美味還是別讓東方博知道比較好……家裡總要有人捧嬸嬸的場。

東方潦想起東方銘人一再對他眨眼睛，暗示他來了這裡絕對不會後悔，現在總算明白叔叔的苦心了……

可惜多了那根籐草，不然光看著這桌菜，別說大學四年了，他直接留下來當苦奶奶的孫子都沒問題！

「阿潦，你多忍耐點，草兒啊……全身乾淨的時候只有到食堂幫忙和下雨天，她從小就不愛打扮，不愛念書，喜歡慢活，喜歡陽光，喜歡土壤和草的味道，第一志願是拿鋤頭種菜，高職畢業在附近租了塊地就當起農夫來，平常總在田裡弄得髒兮兮，有時候澡也沒洗就睡在客廳……咳咳，只是偶爾，她早上會起來洗。」苦奶奶發現自己愈說愈起勁，把孫女的底都挖了，對面大男孩的臉色愈來愈難看，她趕緊打住。

東方潦單眼皮，挺鼻子，嘴唇略薄，臉型略長，一片瀏海，短髮微鬢，屬於很有個性的長相，體格壯碩，胸膛厚實像專業運動員，膚色也很健康，整個人充滿陽剛味。

苦奶奶對東方潦愈看愈滿意，看他對每道菜都吃得津津有味，絲毫不挑食，她更是笑呵呵……

「好餓。」

東方潦一雙筷子夾著滷蛋，嘴巴張得大大的正要一口吞掉時，他聽見聲音抬起頭，看見一個金光閃閃的美人從門口晃進來——

那不像是個活生生的人，臉好小，下巴尖尖的，眼睛又大又細長，眼珠像玻璃的

顏色，眼神像冰山不化的雪女，穿著一件飄逸的寬洋裝，走路慢吞吞的像在飄，裸露的四肢纖細，白得跟雪一樣，連髮色都淺淡，一頭像漂白褪色過的奶茶色垂肩長髮沿路滴著水珠，渾身散發一股陰柔飄逸的美感，而粉嫩通透的嘴唇，猶如風吹落的櫻花瓣，讓東方濤聯想到——

一株櫻花樹化身為精靈。

「奶奶，浴室的蓮蓬頭好像壞了，洗到一半只有熱水出來，差點把我燙死了。」西門草兒披著一頭濕髮走進廚房，拿碗添了半碗飯，拉開椅子坐在她的位子。

「我剛才洗還好好的……明天叫人來看看。」

「嗯。」西門草兒轉頭看一眼坐在身旁的東方濤，看他夾著滷蛋，整個人呆若木雞，她才又緩慢起身，移到離他遠一點的位置。

但是東方濤已經被一股天然的女人香、女人味薰到四肢緊繃，血管暴起，猛然起身，屁股底下的板凳子往後翻，砰地一聲巨響同時——

東方濤也摔了個四腳朝天。

東方濤總算看清了「一根草不是草」的真面目，乾乾淨淨的西門草兒劇烈撞擊他的心臟！

「奶奶，他怎麼了？」大概是被熱水燙醒，西門草兒酒意退了，不再笑嘻嘻，恢復成她原來的樣子，一張臉總是帶著慵懶的神韻。

「……怕妳又湊上去吻他吧。」苦奶奶看青澀大男孩一張臉紅通通，想到孫女的丟臉事蹟就不好意思。

「我？吻他？奶奶真愛說笑。」西門草兒酒醒就不記得剛才做過的事了。

東方濤就像在看女人變臉秀一樣，看見西門草兒不只外表換了一個人，連傻兮兮的笑容都不見，整個人像雪女一樣沒溫度，睇他一眼就低頭吃飯。東方濤凸出的青筋逐漸收縮，僵硬的四肢慢慢軟化，然後他愕然發現——

過去靠近如此強大的女人香、女人味，他會渾身不對勁一整天，這回對女人的過敏症似乎恢復得出奇快？

從上往下俯瞰，有如龜殼的屋頂，在陽光照射下，吸收太陽能，在夜晚照亮整個屋子。

這棟房子大量採用防震玻璃，視野良好，景觀優美，在房子裡一樓、二樓都可以看到前院的綠色草皮，和周圍預留的空地。

初見西門草兒，東方濤就對她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從田裡回來就愛喝梅子酒的瘋癲女，酒量差、酒品差，兩杯梅子酒下肚就笑得花枝亂顫，愛黏人，愛整人，酒意一過就出現記憶斷層，把自己做過的事推得一乾二淨，死不認帳。

「西門草兒……妳站住！大白天妳就喝酒嗎？為什麼看見我就跑！」東方濤扯開像是被沙礫磨過的喉嚨吼人，雖然身體重得有如千斤石在拖，他仍幾步大腳跨上前就擒住她。

過去西門草兒常常把東方潦搞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她從來和「快」沾不上邊，走路邊走邊發呆，跑步像散步，是出名的慢性子、慢調子，和她相反的，東方潦就像是一列雲霄飛車。

兩人一認識就在一個屋簷下，天天見面、朝夕相處，西門草兒卻對他那張臉很模糊，對他的印象就是耳邊有雷公在吼，蟋蟀在跳，黑影咻來咻去，等她終於把他看清楚，時間已經過了三個月。

「我沒有喝酒……不過，我在跑什麼？」

西門草兒纖細的手腕被東方潦抓在手裡，被他扣住肩膀，扳過身體，兩人面對面，四眼相望許久，東方潦都已經把她看了好幾回，對她又嗅又聞，確認她身上沒有酒味，感受到手掌心傳來她手骨和細肩柔弱的觸感，收起幾分力道避免他的猛力把她掐碎了，他臉燒紅，心臟狂跳，發燒的身體滾燙，熾熱的眼神沒燒穿她，反而差點把自己給燒了，才聽見她幾經思索的聲音。

這時候東方潦的思緒早已往前跑了幾千里——

「西門草兒——」瞪著她慢了半世紀拍子的臉，東方潦貪戀前妻的美貌，忘記自己要說什麼，他齜牙咧嘴裝模作樣像是被她氣個半死，耍狠的眼神卻是狠狠把她看個夠，看三年的歲月絲毫沒在她臉上留下痕跡，毒辣的紫外線也對她起不了任何作用，她名字是根草，卻可恨美得像開在天界的花朵。

他曾經摘下這朵花，曾經擁有她，曾經自認幸運到不可思議，自以為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西門草兒，明明曾經是他的老婆，都到二十九歲的年紀了，還是保持著純淨無瑕的氣息，身上還是他熟悉的草香味……

「可是……阿潦，你為什麼在這裡？」西門草兒同樣疑惑，為何見到東方潦的那一瞬間內心抽痛，以至於她拔腿就跑。

她應該沒有做過對不起他的事吧？

西門草兒也不太確定，想了想又掉進自己的思緒裡。

他為什麼在這裡——西門草兒很有本事，一張困惑的表情和雲淡風輕的一句話就把前夫惹火。

東方潦從見到前妻的那一瞬間起心臟就開始狂跳，即便他想要酷推開她，一如他用脫對他拋媚眼、投懷送抱的女人一樣，但他還是緊緊握住她的手，一心只想把她拖入懷裡！

「西門草兒，妳腳踩我的庭院明知故問！怎麼，賣弄風騷，說什麼……房子蓋得很漂亮？女追男隔層紗，妳想成為這房子的女主人——妳昨晚酒沒醒，還是對妳的前夫舊情難忘，後悔跟我離婚了？讓我看，妳真是西門草兒嗎？這張臉皮是哪一隻狐狸整出來的？」東方潦滔滔不絕，掐著她的臉皮又揉又捏，像是想掩飾血脈賁張、心臟鼓動，又像是迫不及待想要確認眼前的她是真實的，不是一場夢，又或者……

僅僅只是想碰觸她而已。

西門草兒雪白薄透的臉染上紅暈。

她要是知道斗笠底下那張臉是東方濤，是她的前夫，她根本不會和他開這種玩笑。她來這裡也不是要找他，她要找的人……

「不對啊……阿濤，這房子的主人姓辛，怎麼會是你呢？」清醒的西門草兒從來不反擊別人的調侃和嘲弄，就是東方濤也一樣，對她而言太費力氣，她寧願留一口氣幹活去。

東方濤眯著眼睛欺近她，他沉浸在重逢的悸動裡，抑制著激動不已的情緒，凝視著兩片櫻花唇瓣靠她愈來愈近，當呼吸落在她的嘴唇上時，西門草兒的發問如一桶冷水澆下，東方濤眼底裡揉進沙礫——

「……妳來找的是辛雅風？」

第二章

苦味廚房。

開學三個月了，東方濤非常勤快，晚上會幫忙準備食材，一大早就起來當助手，每天都幫著苦奶奶賣早餐，沒課的時候連中午都會回來幫忙。

「啊……原來你長這個樣子。」

從早到晚，西門草兒不管在哪裡遇到東方濤都看到他很忙，在食堂裡，看他四處走動幫奶奶拿東西當跑腿，做粗活，一切雜務他全包。

在屋裡、在庭院，他一下子拿雞毛撻子，一會兒拿抹布、拖把、掃帚，裡裡外外的打掃。

東方濤總像兩隻手不夠用，一雙腿掛了火輪子，在她眼前飛來飛去，沒一刻停歇。西門草兒每天從田裡回來，一路踩著夾帶泥土的鞋子從客廳到廚房打開冰箱拿出梅子酒再踩回客廳，全身髒兮兮一屁股坐到木製沙發上就舒舒服服的翹起腳來喝冰涼的梅子酒，工作一整天就等著享受這一刻，這可真是人間天堂啊！

但是自從家裡來了東方濤以後，食堂的餐桌亮得可以當鏡子，地板還打蠟滑倒了幾個學生，窗戶看不見一粒灰塵，庭院一片落葉也沒有，屋裡東西擺得整整齊齊，整間房子像樣品屋。

西門草兒打田裡回來，走到哪兒東方濤就跟到哪兒，在她耳邊嘮叨，在她身後當老媽子，在她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路上把污痕抹除。

最近西門草兒才開始脫鞋子，在屋外先把滿身灰塵拍一拍才進屋……但她還是改不掉先喝一杯涼快一下再去洗澡的習慣。

所以東方濤還是繼續跟著她，叨念她——他還嫌她髒，和她保持一段距離，等到她喝完酒，起身去洗澡，他趕緊拿抹布把她坐過的地方、走過的地板擦一遍。

用餐時間，西門草兒細嚼慢嚥，半碗飯還沒吃完，東方濤已經站起來添了三次飯，他的嘴巴、筷子從來沒停下來過，吃飯也像在打仗，西門草兒好幾次一閃神，想夾的菜已經都到東方濤肚子裡去了，後來她都必須聚精會神盯住她想吃的東西先下手，才不會被東方濤搶去。

總歸一句話，自從東方濤來了以後，西門草兒為了適應他花了許多精神，以至於沒餘力把他那張臉看清楚。

一直到某個假日，苦味廚房公休，因家裡有東方濤在，最近苦奶奶比較悠閒，來

了興致走訪苦家親戚，所以一早把三餐煮好就出門了。

氣象報告說今天會下雨，西門草兒趕在下雨前天色未亮就先到田裡去工作，直到下雨才回家。

她全身濕淋淋，先進浴室洗澡，洗著、洗著就泡在浴缸裡睡著了。

東方濼到學校去打球，滿身汗水加雨水，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衝浴室。

這個家人口簡單，所以每個空間都很寬敞，苦奶奶講求效率，洗衣間和浴室連在一起，中間只隔一道霧面玻璃。

東方濼把衣服脫下來直接丟進洗衣機，走進浴室拿起蓮蓬頭打開水龍頭就先往臉上沖。

刷地一聲——

浴缸和沖澡區是分開的，但也相隔不遠，就在旁邊。

西門草兒聽見水聲，張開眼睛，拿下覆蓋在臉上的白色毛巾，看見了……赤裸裸的……男人胴體。

西門草兒臉紅撲撲的，默默移回視線檢查自己曝光了多少……還好，她只露出頭顱，整個身體都在水面下，水平面浮著一層泡沫，什麼也看不見，於是她又把視線移出去……

東方濼抹去一臉水氣，才張開眼睛關掉水龍頭，拿起奶奶給的菜瓜布擠沐浴乳往身上搓。

他始終背對著一雙視線，不知道有人正在研究他虎背的寬度和臀部曲線，以及那雙腿的長度和勻稱的膚色是怎麼曬出來的。

西門草兒很不喜歡自己白得像吸血鬼似的膚色，看起來很不健康，所以都穿著短袖在大太陽底下工作，希望能烤出小麥色的健康皮膚，但她遺傳西門家曬不黑的體質，怎麼曬還是一身白，讓她還滿沮喪的。

所以要說她羨慕東方濼的哪個地方，就是那一身像黃金烤雞般油亮油亮的膚色，看得她都肚子餓了……

好想吃烤雞，那鮮嫩多汁香噴噴的油味真是——

西門草兒忍不住舔起嘴唇，肚皮在打鼓，她才想起來一早摸黑出門只吃了一塊麵包，肚子好餓。

東方濼拿著菜瓜布彎下腰，視線往後穿過去，目光就這麼和西門草兒對上——

東方濼開著兩條腿，一個下腰的動作，正要搓腿……他就停在這個動作，然後動也不動，全身血液往腦門衝，腦袋轟地一聲爆炸開來，表情、眼球、內心一併嘶吼——

不——可——能——吧——

「啊……原來你長這個樣子。」

東方濼彎著腰，臉貼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每天面對面相處已經三個月，他也不曾戴過面具，西門草兒突然冒出這句話來，此時此刻此地……

東方濼情何以堪？

下起大雨了。

雨柱被風吹斜，狂打在……

一個大男孩嚴重受創的脆弱心靈上。

要不是男兒有淚不輕彈，東方潦早已眼淚噴出來，恐怕哭得比外面的雨還狂。

西門家那根卑鄙草把自己的身子藏得嚴嚴實實，卻把他從頭到腳看個精光，要是她能偷偷看，默默看，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自認倒楣算了，偏偏這根野草猖狂睜著大眼看，末了還「評」了一句——

啊……原來你長這個樣子。

他今天要是沒把事情弄清楚，以後還有什麼臉在西門草兒面前抬起頭來！

東方潦怒氣騰騰衝進廚房，打開冰箱抄起「傢伙」，一副準備要拚個你死我活的模樣一步併兩步殺上二樓！

西門草兒在靠近陽臺那間日式客廳看電視，她伸長了兩條腿，整個人懶洋洋地趴在和室桌上，聽見像地震般的巨響靠近，她也無動於衷盯著螢幕。

下雨天，她最愛賴在這裡了。

西門草兒很愛看播放各國農村生活的節目，她都錄下來重複一直看，從來看不膩。

「西門草兒，妳有沒有在反省？妳到底是什麼樣的女生居然洗澡不鎖門……不，我進去時連門都還是開著！」東方潦踢掉拖鞋踩上榻榻米，把「傢伙」砰地一聲擱到桌上。

梅子酒……

西門草兒聞到梅酒香，眼睛終於離開電視。

她嘴唇才動了一下……

「不准插嘴，我當然知道以前只有妳跟奶奶住！但是奶奶開餐館，平常就會有人進進出出，食堂就在隔壁而已，怎麼能確保沒有人會跑進屋子裡來！」西門草兒喉嚨都還沒張開，就被東方潦先唸了一頓。

西門草兒已經習慣耳朵旁嗡嗡的聲音，她只是被梅子酒吸引舔了一下嘴唇，壓根就沒在聽東方潦說話。

「怪不得奶奶這麼不放心妳，妳簡直就是沒神經！」東方潦邊罵邊倒了一杯梅子酒給她，嚴重警告她，「從明天開始妳進浴室以後要先檢查門有沒有關，有沒有鎖，檢查三遍才准脫下衣服去洗澡！」

東方老媽子比奶奶還會唸，這陣子西門草兒耳朵都長繭了，是看在有酒喝的分上，她才「嗯」了一聲。

東方潦看她很豪爽地一杯乾掉，又默默幫她倒一杯。

西門草兒兩杯梅子酒就醉，東方潦來了以後不准她喝超過兩杯，今天例外，東方潦很陰險……不，是很殷勤地一再幫她倒滿酒杯。

三杯梅子酒下肚，西門草兒雙靨染了櫻花紅，盯著農村節目笑得傻兮兮。

東方潦當然不會沒事灌她酒，兩人畢竟只認識三個月，再說男女有別，有些話不等她喝茫了，他也實在問不出口，況且人家說酒後吐真言，她喝醉了總會說實話

吧——

「呵呵呵……我是指你的臉啦，不然還能指什麼？」西門草兒笑得好媚，雙眼迷濛勾著東方濤，伸長了手遞出空杯要酒。

所以，西門草兒在浴室說的那句話意思是指……她以前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聽到妳這麼說，我應該大鬆一口氣，但我怎麼高興不起來，反而煩躁得很想揍人？」東方濤白她一眼，莫名沮喪，咬牙切齒，很有一股乾脆就讓她喝到死的衝動，忿忿又倒一杯給她，自己也開喝。

因為西門草兒酒醒後什麼都會忘記，所以東方濤講起話來毫無保留。

「那是你力氣太多了，用不完……這種時候啊，下田最好了，拿鋤頭把土挖鬆，挑肥料幫小菜苗澆肥，一天天看著小寶貝兒們長大，一片青翠，嬌紅，鮮紫……啊，還有黃椒，金黃、金黃的……」金黃的小麥膚色，油滋滋的鮮嫩烤雞……西門草兒話說到一半，思緒突然跳掉，流著口水，兩眼發直盯著東方濤跳動的肌肉看。

「我雖然不是什麼花美男，長得也不算難看吧？妳可能不知道，我從幼稚園開始就收到情書，小學時一堆女生搶著跟我坐，國中還有別班女生給我做便當，到高中連校花都來倒追我，妳要知道，還有學妹哭哭啼啼等著明年報考我們學校，只為了跟我一塊兒上大學。煩都煩死了！」東方濤嘴上很煩，表情可不是這麼回事。

「哦……我理解了，所以你才得厭女症，辛苦、辛苦了。」西門草兒拍了拍他結實的手臂安慰他，瞅著他健康的小麥膚色舔了一下嘴唇……金黃、金黃的烤雞腿，捏起來很扎實，跟莊爺爺養的放山雞一樣。

「妳以前上課是不是都沒抓住重點？我是在跟妳說，我這張帥臉讓妳看了三個月，妳到現在還沒記住我的長相，這種話妳竟然說得出口！妳要知道我可是……」可是第一天就把她的臉深深烙印在心底了！

東方濤非常激動，因為那一天他看到櫻花精靈，那一夜他因為她而失眠，腦袋裡開滿了櫻花……滿天飛舞的櫻花瓣，一片片都飄落在嘴唇。

第一天，從那一天起，西門草兒就進駐他的心了，但這根草卻連他長什麼模樣都沒擱進眼裡！

東方濤愈想愈傷自尊，氣到咬牙切齒，在嘴裡碎碎唸。

「上課要抓重點嗎？原來如此，怪不得每次考試我都不及格……喂，本來奶奶都用莊爺爺養的放山雞，咬起來肉質結實有彈性又鮮甜，不過爺爺年紀大了，家裡沒有人肯去養雞，所以去年爺爺把雞都賣掉退休後就沒有鮮嫩彈牙的雞肉吃了。現在用的雞肉是也不錯，就是少了……這種彈性。」西門草兒捏著東方濤的手臂，吸著口水舔嘴唇。

「都已經幫妳畫重點，妳還是有本事峰峰相連扯到天邊去，跟妳講話我真是會氣死！」真正會讓東方濤氣到死的是西門草兒根本沒在聽他說話，她雙眼盯著他的手臂發光，張著嘴巴露著牙齒，一副很想咬他一口的模樣，覬覦他的肉體——

「妳想幹麼？」

西門草兒愈靠愈近，雙手已經纏上來搓揉他的手臂。

「我好想念莊爺爺養的雞，奶奶都會留一隻烤得金黃酥脆的雞腿給我……」西門草兒說著、說著口水滴下來，直接就「一坨」掉在東方濤的手臂。

「妳……好髒！」

東方濤今天身心靈飽受折磨，這要是發生在過去，西門草兒早已黏在牆壁。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他是一朝咬了蛇，十年怕傷到這根草。初來乍到就失去初吻的東方濤，那天隨手一揮就把西門草兒打飛了，當天沒什麼事，西門草兒卻在隔天半邊身子全黑掉，她白得像鬼的皮膚徹底把瘀青的效果發揮到淋漓盡致，嚇得東方濤跪在苦奶奶面前磕頭認錯，還好奶奶明事理，責怪是這根草有錯在先。

不過東方濤已經飽受驚嚇，所以眼前西門草兒抓著他的手臂流口水，有潔癖的東方濤鬼吼鬼叫噁心到想跳腳，他卻連抽回手臂的猛力都不敢施，只是急著找面紙要把那坨黏黏的唾液抹掉。

「哪髒？我都洗好了，你都看見了……」西門草兒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小心，就這麼長腿一伸，把東方濤眼看就要摸到手的面紙盒踢得遠遠的。西門草兒兩手掛到他脖子上，黏在他身上，「黃金烤雞……」

「妳胡扯，我什麼也沒看見！」就是因為他什麼都沒看見還傷了自尊心，東方濤才會這麼嘔，他索性抓起她的衣服當衛生紙，把她的口水抹去才稍微抹平內心的傷痕。

「嘻嘻……我都看見了。」西門草兒發酒瘋了，抱著東方濤把他當黃金烤雞啃。

「妳……看見什麼？」東方濤心臟在打鼓，面紅耳赤。

「毛拔個精光，烤得金黃、金黃……油亮……烤雞。」西門草兒啃得愈來愈起勁。

「喂！妳真把我當雞了，不要咬我！」東方濤被她啃得心慌意亂，心蹦蹦跳，手掌貼住她的嘴巴。

「不要……當雞，那……當鴨呢？奶奶也很會料理鴨子，張伯伯家養的鴨又大又肥，冬天煮一鍋薑母鴨最棒了。」西門草兒抓開他的手，鑽進他懷裡，直接坐在他大腿上，吃起「鴨脖子」來。

「我不當雞也不當鴨，要當畜牲妳自己當。」雖然東方濤管制她一天只准喝一杯，但是西門草兒還是會背著他偷偷喝，經常被東方濤逮到，東方濤都被她拐著彎耍著玩，幾回合下來她腦袋在想什麼，東方濤已經看穿了。

「嘻嘻嘻嘻……你不是畜牲……那你是什麼東西？不不不，你不是東西……不是個東西……」

西門草兒張牙從他的脖子一口咬下去——

東方濤的初吻和心都被她偷了，不久又發現他對西門草兒的女人香、女人味不會過敏，東方濤也不是沒想過有可能他這輩子只能追這個女生來當老婆，但是這根草生活習慣不好，帶著泥巴回到家裡不先洗澡，踩著髒鞋滿屋子跑。

今天連洗澡都不關門，把他的肉體看個精光，這會兒還對他上下其手，親來親去……

明明這根草缺點一大堆，但東方濤一顆心還是為她怦怦跳。

所以東方濂決定了，他要定這根草！

只是東方濂想不到……

喝兩杯的西門草兒是瘋瘋癲癲，喝超過三杯的西門草兒是不能惹的小野獸——一股刺痛穿透腦門，東方濂痛到噴眼淚，伸手一抹，脖子……流血了！

「嗯？有血腥味……怎麼不是烤雞味？呸呸呸——」西門草兒突然發覺「這隻烤雞」不好吃，一下子就對他失去興趣了。

東方濂把持不住的手已經爬到她纖細的腰間，西門草兒卻因嫌棄他的味道，一腳踢開了他。

東方濂抱著流血的脖子翻倒在榻榻米，整個樣子很狼狽，氣得他大吼，「西門草兒——妳以後再也不准喝酒！」

窗外雨停了，東方濂的吼聲從巷尾傳到巷子口，整條巷子的人都聽到了——

「怎麼草兒又喝酒了？」莊爺爺最近才知道草兒愛喝酒。

「昨天也喝酒，拖到很晚才去洗澡，草兒是怎麼回事啊？」李家大嬸剛踏出門外，聽到吼聲搖搖頭。

「唉……草兒啊，明明樣樣都好，怎麼……這樣子怎麼嫁人啊？」張家奶奶在屋子裡泡茶，忍不住為草兒的將來擔心。

自從東方濂來了以後，辛夷大學裡傳誦的神話，西門草兒這朵花……好像開始長歪，不再那麼正了。

苦味廚房天未亮就拉開了門。

苦奶奶今天煮芋頭雞肉粥，東方濂就像跟雞肉有仇似的，叫他切成絲，他拿起大菜刀用力剁剁剁……

看來，今天的雞肉絲粥應該是撈不到肉塊了。

西門草兒今天起了個大早，是因為昨天酒喝太多，後來一路睡到底錯過晚餐，睡飽了、肚子餓了自然醒。

大廚和助手都在忙，她在一旁分裝小菜，等奶奶的鹹粥。

西門草兒擅長拿鋤頭和鐮刀，但是她拿鐵鏟和菜刀卻很笨拙，一點都沒遺傳到奶奶的好手藝，這也是東方濂看不下去，一來就把她踢到角落，自己站上助手席的原因。

說來東方濂在廚藝方面還挺有天分的，通常苦奶奶只教一次他就會了。

「阿濂，你脖子怎麼了？」苦奶奶發現東方濂脖子上貼著兩片 OK 蹦，貼的位置有點醒目。

「昨天草兒發酒瘋亂咬人，我被她咬傷了。」東方濂快人快語，直接告狀。

「什麼？！嚴重嗎？我看看。」苦奶奶把一大鍋米連同芋頭炒香加滿水以後蓋上鍋蓋，這才擦乾手走過來。

她從東方濂脖子上撕下 OK 蹦一看，那不只是齒痕而已，都已經咬出傷口，還破了皮流著血。

「草兒！妳到底對阿潦做了什麼事，怎麼把阿潦咬成這樣？不像話！」苦奶奶一看不得了，轉頭斥罵孫女。

「我咬的？」西門草兒聽見兇手是自己，也走過來看，她臉上難得有驚訝表情，望著東方潦，「……很痛吧？」

「痛死了。」東方潦就是要喊痛，他要西門草兒內疚自責到死，一輩子都記住她咬了他，讓她就算記不住他的臉，也得記住這齒痕，永遠忘不了，深深把他刻到心裡去。

「果然，上次我被鐮刀割破皮就已經很痛，看你這傷口挺深的，應該更痛。」西門草兒那雙像雪女的眼神毫無冰融的跡象，和他討論起傷口來完全是一副事不關己的口氣。

「妳這丫頭還不道歉？」苦奶奶最近已經開始在反省她過去似乎太縱容這唯一的孫女了。

「啊……可是我沒有印象，我只記得洗澡的時候……」西門草兒不是不道歉，她是不知道怎麼為自己想不起來的事情負責，她印象深刻的只有他一身金黃、金黃的膚色……

「咳、咳咳咳——」東方潦抓起一把花生塞進西門草兒嘴巴裡，「奶奶，沒有關係，一點小傷而已，以後我會盯緊她，不准她再喝醉了。」

「明年我不再釀梅子酒了。」還是苦奶奶這句話比較管用。西門草兒聽了臉色大變，望著東方潦的脖子一臉自責。

「對不起。」

剛才還沒血沒淚地看著他說風涼話，這會兒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做的馬上道歉——東方潦嘖嘖稱奇，像是見識了世界奇觀，發現西門草兒的弱點原來在此。

「奶奶，明年教我釀梅子酒吧，我對釀酒也很有興趣學。」東方潦一向腦筋動得快，立刻就知道要抓住西門草兒的心，要先抓住她的胃。

只要他學會釀苦奶奶的梅子酒，他在西門草兒的眼裡就不再只是金黃、金黃的烤雞！

果然，西門草兒第一次正眼看東方潦，她眼裡還充滿了崇拜的光芒，在深深、深深的用眼神把他膜拜以後，還吞著口水對東方潦說——

「阿潦，你真好。」

東方潦沒喝梅子酒也醉了，一個大男生笑得傻兮兮，抓起雞胸肉細細的切成絲，很溫柔、很溫柔地像對情人一般對待了雞胸肉。

「啊，有肉絲！」

苦味廚房開了門，一下子湧進一票學生，拿著大杓子撈起鹹粥，終於開心地撈到雞肉絲。

龜殼屋蓋在山丘上，整片山丘種滿梅樹，冬天一到梅花滿山頭，花落結果，青梅入酒，就是西門草兒愛喝的梅子酒。

「辛雅風……嗯，好像是這個名字。」西門草兒點了點頭，沒血沒淚又沒神經直接點明她來這裡是為了找別的男人。

「好像？妳連辛雅風的名字都不確定，怎麼肯定這房子是姓辛的？」

東方濼應該要恨西門草兒的，並且他有資格把西門草兒恨得牙癢癢，恨得啃她的骨頭、喝她的血，把她連人帶魂都融入他的骨血裡和他成為一體，他就不會在被她無情無義的拋棄以後，到現在還難以忍受從她嘴裡吐出其他男人的名字！

「我是沒記住名字，不過我知道他是辛氏家族的繼承人，前幾年從他曾祖父那兒繼承這片土地……啊，對了，你以前念的辛夷大學也是辛氏家族經營的。」西門草兒有點驕傲地和他分享她從西門千秋那兒聽來的資訊，證明她不是胡亂闖來的。

「……這整片山頭大半都是辛家的土地，這裡由辛雅風繼承這點是沒錯，不過妳怎麼會這麼清楚？」東方濼眯起眼，眼神不可思議，在他眼裡的西門草兒一點都沒變，但為何她開口卻令他感到陌生？

過去的西門草兒開口、閉口都是她田裡的寶貝，只和她悉心呵護的寶貝培養感情，不懂人情世故，不在乎世俗眼光，甚至連她家附近的辛夷大學是國內大財團辛氏家族所經營這種連巷子裡的小孩都知道的事，她以前也從來不聞問，為何現在開始關心了？

「因為千秋全打聽過了，我是聽千秋說的……阿濼，你在發燒嗎？」西門草兒反應就是慢，她被東方濼又掐又捏，兩人緊緊依靠，她到現在才察覺周身一股熱氣不是太陽太大的效應，而是從東方濼的身體散發出來的。

「嗯，扁桃腺有點發炎。」東方濼其實一股火氣已經又冒上來，但面對熟悉又陌生的她，東方濼顯得若有所思，若無其事問她：「這個千秋又是誰？」

「西門千秋是我堂哥。怪不得我沒認出你的聲音來，我從剛才就覺得你的聲音變得沙啞好難聽。你去看過醫生了嗎？」西門草兒把手心貼到他臉上。

她還是和以前一樣體溫比平常人來得低，手冰冰涼涼的把東方濼悶燒的火氣給壓了下來。

原來是堂哥……

「看過了。」東方濼又開始不明白她了，既然她可以如此自然的觸摸他，為何剛才一見他就跑？

堂哥？不……不對……

東方濼抓下她的手，「以前奶奶提過妳是她唯一的孫子，西門家的親戚也不曾往來，妳哪來的堂哥？」